



黄土地上的金黄

尹建国

每到秋后入冬时节,家乡的土地上便色彩斑斓,就像是一幅赏心悦目的美丽水彩画镶嵌在崑山脚下这块广袤的土地上。

地还是那些地,田还是那些田,地连接着田,田附着地。山里人在田里种水稻,地里种玉米和烤烟,山坡上栽脐橙树……每个季节,这些田地都没有闲下来,春夏秋冬田与地都有着不一样风情。

我喜欢秋天,喜欢映入眼帘的那一片金黄色。金黄色的稻谷、金黄色的玉米棒子、金黄色的烟叶、金黄色的脐橙……微风吹拂,遍野一浪一浪仿佛在窃窃私语,像是在诉说着丰收的喜悦。

在土地上常年耕耘的乡亲,这些年依靠着两大致富支柱产业烤烟和脐橙,慢慢地脱了贫致了富,现正在

乡村振兴的征程中步入小康生活。

在“全国文明村镇”——高桥镇,行走在乡间村道映入眼帘的是烟水配套工程,一排排密集式烤房在田间地头排兵布阵,在冬闲田里劳作的村民欢声笑语,呈现的就是一幅充满蓬勃发展生机的画卷。

金叶片片,在房前在山后迎风起舞,满目金色,烟长人欢。“扶贫致富政策好、富民强村产业好、百姓富裕效益好、基础设施改善好。”在横板村,乡亲们说起种烟好字连遍。种烟的村民大都盖了新楼房,有的还买了小车,生活得到了大改善。

清晨,在公鸡打鸣和鸟儿的歌唱中,村子便从幽静的梦中醒来。一缕暖阳穿过对面山峰,大大方方照进了村里,干净的阳光将入冬的乡村打扮得格外美丽。

在三星村万亩特色脐橙产业园内,抬眼望去,满山满坡呈现金黄色的脐橙园中,早起来采摘脐橙的果农就有几十户了,有的忙采摘,有的把采摘好的果子一担一担地挑到自家的农用车上。

时下,只要你进入新宁,映入眼帘的处处是枝头挂满成熟的金黄色脐橙,一幅“百里脐橙连崑山”的绿色产业画卷徐徐展开,吸入的空气中橙香扑鼻,沁人心扉。

“又见脐橙黄,西下的夕阳,汗洒在哥身上,笑声多爽朗,层层梯土翻金浪,一座座山峦闪金光,脐橙的海洋,阿哥的行囊……”在橙园采摘脐橙的果农唱起了歌谣,金色的大地呈现一派醉人的丰收景象。

新宁县脐橙种植50万亩,年产量达到70万吨,产值50亿元,成为“中国脐橙第一县”,8.37万贫困人口因脐橙产业稳定脱贫。脐橙已成为当地农村经济第一大支柱产业,脐橙树成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摇钱树”。

大地金黄,人间沉香。我喜欢黄色,是因黄色和乡亲们生活息息相关,从生到死都和黄土结下了不解之缘。乡亲以土地为尊,因为土地是万物生灵之源,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黄色就是农民的颜色,是大地的颜色。

在乡亲的屋里,成堆的是金色的稻谷,玉米、脐橙。看着这些家乡特有的场景,我想,无论外面世界的容颜随着岁月更迭如何变换,乡亲都在安静的阳光下重复着自己的劳作,以自己的方式乐观地生活,他们微笑的脸上看不出劳累,而是呈现出一种质朴的生命之美。

又到了收获的季节,脚踏厚实的黄土地,我在乡村的阡陌上行走,眺望金色的田地,眩目的金黄使人沉醉在大地的金色里。



落日熔金

李陶 摄

虎

形

山

出产故事的地方

曾昭清

受邀周末去隆回花瑶采风,经过将近四个小时的车程后,终于远远地看到一座戴着“花帽子”的建筑物了。远远望去,俨然一位戴着花帽子的花瑶姑娘,在欢迎我们的到来!

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皮肤黝黑个子不高的“沈导”,约三十多岁,简单地穿着一件花瑶马甲。沈导带我们来到了一个叫“夫妻石”的景点。“丈夫石”伟岸刚直,“妻子石”体态丰腴,惟妙惟肖,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余,总希望能从沈导那里听到点什么故事。可能下雨天太冷,也有可能沈导还没喝酒,最终还是没有听到。

第二天,天放晴了,天空就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沈导带我们去一个叫“崇木幽”的地方看古树林。沈导说,花瑶是一个非常崇拜树木的民族,从地名就可以看得出。刚进村口,一块刻有“永远蕃禁”四个大字的古碑,仔细一看,立碑的时间为“光绪九年腊月二十八日”。可见花瑶人视树木为生命、保护自然的意识由来已久。沈导说,在大跃进时,有人要砍山上的树炼钢铁,瑶民自发组织了四百多人,每个人守住一棵树,声称要砍树先砍人,这片古树林才得以保护至今。山上一千一年以上树龄的古树,有一千多棵。

拾级而上,沈导带我们来到一棵有两根树干的古树前,问我们看出什么特别之处没有,我们觉得就是一个树兜上长出两棵树而已。沈导笑着说,这是两棵不同品种的树,一棵是水青岗树,一棵是白栎树。我惊诧的同时,走近仔细看了看,摸了摸,确实它们的树兜处,不是简单的挤压,而是深度的融合,更为神奇

的是,两棵树的上面,有一处也粘合在一起了,就像一对恋人在拥吻。之后,还真从沈导口中听来了一个美丽的故事:

从前,有位花瑶姑娘爱上了一名汉族阿哥,尽管他们情投意合,但瑶汉不能通婚,违规是要被处死的。他们只能时不时地在山上幽会,但最终还是被父母发现了,并惊动了族人。姑娘被父母关在了家里。心灰意冷的姑娘想到不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想到了以死相逼。一天趁没人看守,偷偷地跑了出来,和情郎相约来到山上,准备殉情,偶尔看到了这棵树,心想两个不同品种的树木都能结合为一体,为什么瑶汉就不能通婚呢?他俩马上回家喊来了各自的家人和族长,面对相亲相爱的两棵树,家人没话可说,只得同意了他俩的婚事。从此,瑶汉开始通婚。

到了山顶,地势平坦,古树参天,沈导说这就是“对歌林”。花瑶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靠对歌选择自己的意中人。在对歌林的右侧,沈导指着一棵树说,那就是古树之王,有1500多年的树龄了。可别小看了这棵树,它曾经是花瑶眼中的“灾难树”和“不祥树”。因为它很少开花结果,但一旦开花结果,那一年就会有洪涝灾害,田里肯定颗粒无收,有几次都差点被砍掉了。可现在又被他们视为“幸福树”和“救命树”。通过专家考证,这是一棵濒临灭绝的珍稀树种,对环境的要求比较高,尤其是开花结果需要大量的雨水,所以碰上涝年它就能开花结果,瑶民们只要看到它开花就知道那年雨水特别多,早做好农事准备,更难能可贵的是,它结的果子香糯可口,能充饥救命。

一路歌声,一路故事,我甚至怀疑这山上的每一棵古树后面,都有一串美丽的故事。

神滩晚读

秋风起

(外一首)

吴和君

风一节一节地
数着秋天起伏的喉结
数着落叶走丢的反光

是什么在填充秋风最窄处的空洞——
扎围裙的清洁工阿姨
街道的某个转弯处
清扫落叶,黄色,红色,
还有残留绿意的一片……
清扫寂寥,清扫整个秋天

是什么支撑秋风最深处的沉重——
是一粒停顿的尘埃,截住了季节的缺口
是一纸录取通知书,诠释着前行的理由

——不必追的背影,渐行渐远
他只朝瘦弱的母亲轻轻挥了挥手
任由火车的鸣声
碾过两道平行线铁轨,留下锃亮与薄凉

入秋以后

窗外的虫声在低诉着寂静与单薄
三支小板凳,成三角图形
三个人凑在煤油灯下
靠近火炉,等待铁罐里将熟的土豆
等待烫手的土豆在掌心里剥开
等待热气升腾着饥饿与小小幸福
在柴房里在渐凉的秋夜

请允许一段苔色的问候种进秋风
请允许交出内心的荒凉与疼痛
递予母亲一方窄窄的手帕
寄给父亲一张薄薄的信封
……眼睛早已湿透——
每日神龛前的虔诚与唠叨也已湿透
还有墓石与镜框边缘上折射的反光
以及某一刻停顿与巨大的倾斜
这一切都已湿透

——因为满头白发的母亲一长串椎心的咳嗽

父亲枕着的远山
满山的白色茅花又一轮飞舞
一首病了的诗句
不长不短,一个人隐忍的低吟
在入秋以后

遗失、清算等公告

联系电话:0739-5322630 QQ:838947461

遗失声明

▲ 邵阳市双清区渡头桥遗失社会保险基金收款收据一本,字轨号2019,票号:09527876—09527900,声明作废。